茶节快报

信阳晚报

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

茶文茶诗

责编：李春晓 质检：刘 凤

茶烟起处

旭 姗

不知是哪天开始，我戒掉了饮料爱上了茶。这个微妙的变化是不是成熟的标志呢？

此后的岁月，我就在茶香氤氲的小城里依恋，厮守。

父亲爱茶。早起，打开炉火烧一壶开水，先沏一杯茶。待茶烟袅袅升起，吹拂，深吸，轻抿，陶醉的神情里分明是那入口微苦的清爽，入喉未尽的甘甜……这是父亲每一天的开启方式。

茶，是云雾山茶。水，是山泉之水。茶和水的源头就在抬眼可望处，那里山峦叠嶂，流岚若隐。潭、瀑、溪与沟、谷、峡交织，山泉滋润着茶树，在心心念念里四季生长。家乡人个个是烹茶高手，待客之礼茶为先。绿茶一撮，冲入少量温开水漫过茶叶，轻轻晃动杯子，热杯、洗茶。“出浴”后的茶叶散发缕缕清香，柔软卧于碗底，再缓缓续入开水至七成满，一杯香茗就暖暖地捧在手心里。

为了储存一年喝的新茶，父亲请人敲制一只铝皮茶桶，大到可以装我们家一个月供应的大米，但父亲把对粮食的敬畏和奢侈给了茶。宁可一日无米，不可一日无茶。家乡的茶树四季都在等候摘取的手，就品质而言春茶为上。选好了自己中意的茶，买回来，装进茶桶，桶颈处用白纱布包几块木炭封口，旋紧盖子。点一根蜡烛，在桶盖的缝隙来回滴灌，叫“蜡封”。

刚采摘的嫩茶芽叫青雕。可直接用80度左右的开水冲泡，茶汤微绿剔透，香气馥郁。茶芽带着故土原味，柔润风姿，定格于一盏晶莹的琥珀里。青雕炒鸡蛋不知是谁的发明，让来茶园的观光客真正体会到“吃茶”之美妙。

这里没有哪座山不遍植茶园，没有哪条溪水没有亲吻过茶树的根须，每座山都有着与茶有关的名字，茶香弥漫在空气里。茶树，在这里有适合的海拔和温度，云蒸雾罩，汲取着日精月华。每株茶树被修剪得齐腰高，放眼便是垄行起伏，层次分明，诗画般的美景。

上品茶一芽一叶，须是雨水节气近，晨露未开时采摘。茶乡女子身影绰绰，如蝶落茶园。山间拥揣一袖云，玉指纤纤点头凤，带露青芽被轻轻“掐”下。据说炒制一斤上品茶，得有6万枚叶芽。不说茶作的道道程序，光是这6万次的凤点头，那也是茶中极品。传说武▮女皇得了胃疾，久治不愈，有御医奉上贡品绿茶，一饮方知对症。病除身轻，龙颜又悦，于是武皇赏御医香车宝马，表茶功敕建千佛塔。由此，绿茶声名大振。

那有着神奇功效的茶，就产自城南常年云雾盘绕的车云山。

砖灶上砌一口倾斜的大铁锅，灶膛燃起柴火，铺一层绿叶于锅里，炒茶师傅手把青雕，轻抖手腕儿，青芽扑向锅边，又纷纷跌落，再甩，再落，力度恰到好处，即能抓起茶芽，又不挨锅烫手。茶芽受热，在滚落时聚敛，抱缩，蒸发出汁液保留其精华。茶就这样死于采摘，死于柴火，经过“涅▮”似的茶作，最终又在滚水里得以复活。

茶字，置人与草木之间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微妙地体现人与草、与木、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人有米寿八十八，茶寿一百零八（二十加八十八）之说。茶已超出开门七件事之外，是人类温饱之后精神追求的向度。

茶，不论邀约朋友，还是独自品味，都达不到“栊翠庵”妙玉的奢侈与偏执程度。现在，茶作技术的提升与茶艺完美的结合使茶在蜕变中升华。以茶为名的茶棚、茶铺、茶座、茶馆、茶楼，在更迭翻新中不断繁盛。茶艺、茶作、茶文化融汇其中。睿智人生茶为媒介，君子茶礼至上，茶中窥人。你会在儒商、文人雅士的会客厅，“遇见”一幅写意山水的茶具，各色茶宠平添茶趣。“茶七酒八”与“寺院禅房九十九间”同理：有还未到达圆满的谦虚，亦有成功在即的得意。即“禅茶一味”丰富内涵之涓滴。

茶在今天也象征着归宿与安逸。路上奔波的身影，游子脚步匆匆，只为一杯茶而去。故乡炉火热，茶烟起千朵，倚窗瞭望的人，期待归人在一杯茶里安然。对于一些人，爱茶至缠绵入骨。我认识的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，因为爱茶，放弃了移民。她愿在铁观音的故乡生根，尽享一盏琥珀色茶汤，在一米光阴里码字煮茶，文思如茶烟袅娜，如是微醺。

从明前到谷雨，从春茶到夏茶，从白露到秋茶……茶烟起处的故乡如一只巨大的茶盏，将岁月缓慢浸泡，青涩到暮年，微苦至回甘。